

房龙人文精品书系



名著名译丛书

THE STORY OF THE PACIFIC

太平洋的故事

他的作品被译成数十种文字 **畅销全球**
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 **无知** 和 **偏执** 挑战
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 **知识** 与 **真理**

在房龙的笔下，历史上死气沉沉的人物都成了活生生的人
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都觉得娓娓不倦

【美】房龙 著 李苏萍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房龙人文精品书系



THE STORY OF THE PACIFIC

太平洋的故事

[美]房龙 著 李苏萍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太平洋的故事 / (美)房龙 著; 李苏萍 译.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1

(房龙人文精品书系)

ISBN 978-7-5353-5416-7

I. ①太... II. ①房... ②李 III. ①太平洋—普及读物
IV. ①P7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7101 号

书 名	太平洋的故事		
©	(美)房龙 著 李苏萍 译		
图片提供	广州集成图像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vip.sina.com
承 印 厂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张	13.7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5416-7	定价	25.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太平洋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PACIFIC

目录 mulu



巴拿马运河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

1. 巴拿马运河 / 2

2. 寂静的达连山 / 16

3. 史前太平洋 / 32

4. 更多的猜测 / 40

5. 波利尼西亚早期历史 / 56

6. 第二次发现太平洋 / 82

7. 探寻扑朔迷离的南方大陆 / 108

8. 塔斯曼往地图上添上了新荷兰 / 126

9. 雅各布·罗格文 / 164

10. 詹姆斯·库克船长 / 176



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设计的航海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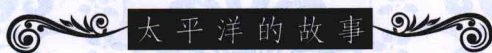


代表神权的钦穆祭祀刀，用黄金制成，出土于秘鲁兰伯耶克。



北欧维京人的船只。

The Story of the Pacific



Chapter 1

巴拿马运河

为什么人生中真正伟大的经历通常意外的简单呢？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对巴拿马运河的所有故事了如指掌。在19世纪50年代初，我祖母的一个兄弟移居巴西，他熬过了黄热病和革命，并且攒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回到了荷兰，还带回了几个女儿，令人惊奇的是，她们长着黑眼睛和黑头发。他们在我们这个荷兰小镇引起了轰动，很快他们被迫远走怡人的巴黎和里维埃拉。相比整晚和某个表兄弟呆在家里体味简单的快乐，在法国，他们能够享受到浓郁的拉丁风情。而这位表兄弟，简单而质朴，要是站在美艳和魅力四射的女性面前，早就不知所措了。

不过，我想他们这次法国之行并不完全称心如意。有一天，姑娘们蒙受了极大的羞辱，以至于她们终生难忘。她们一向为自己漆黑的头发而自豪，他们梳着垂到脚踝的长辫子。有一天上午，她们挤上去枫丹白露的公共汽车，车厢内十分拥挤，当她们到达目的地时——我的天啊——她们的头发不见了。

在19世纪80年代，头发被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假发商需要它。这种假发曾经相当流行，常常戴在那种小得出奇的帽子下面。这种帽子曾经销声匿迹过50年，但是后来又出现了。假发的供应十分有限（因为凡是活着的中国人都不愿出卖自己的头发），所以一帮职业偷发贼在巴黎和欧洲大陆的其他每一个大城市屡屡出手。可怜的巴西姑娘们就这样被轻易算计了，她们勤梳勤理了20年的头发，就这样被锋利的

剪刀瞬间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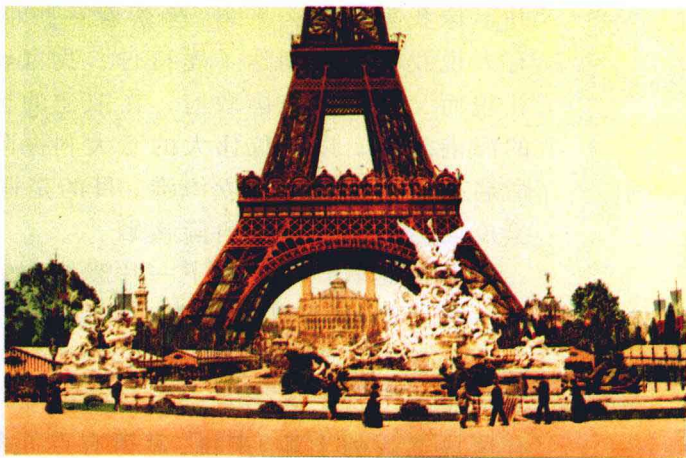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事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它让我意识到世上有一个民族叫法兰西。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在盛大的巴黎博览会召开那年），我知道了埃菲尔铁塔，墨水瓶、表链甚至镇纸上，到处都印着埃菲尔铁塔，这些都对我起了作用。此外，我那些慷慨的叔叔婶婶们，给我带回了水牛比尔赠送给“国际博览会”的一些印第安服饰。这些，把我变成了一个热情的亲法分子。

那时（当时我已经7岁了），我抱着这种情感，努力学习高贵的法语。我苦苦地与 j'ai, tu as, j'eusse, je 以及法语中其他的语法问题纠缠。我发现，法语要比我的母语荷兰语复杂得多。众所周知，新教的《教义问答集》最初就是用荷兰语写成的。渐渐地，我对这种奇特的语言有所掌握，我从书店每周给我们送来的硬纸板中找到巴黎的《画报》，译出那些迷人而又有趣的图片的简短说明。通过这种方式，我了解了许多关于费迪南·德·雷赛布的事情。这个人开掘了苏伊士运河，现在他又鼓足勇气，想在巴拿马重现他当年的辉煌，但让人奇怪的是，此事最后不了了之，甚至他本人被关进了铁窗之内。

“巴拿马丑闻”背后的一些细节，我是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但就在当时，我至少知道了那个狭长地带的地貌，这块陆地将太平洋和大西洋隔开。上面有一些难以攀越的山脉和深谷，居住着野蛮的土著和更为野蛮的鳄鱼。

1900年，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埃菲尔铁塔和喷泉。

你一定对这种儿时的记忆有所体会。它们就像花园草坪上的野草一样顽固。你可以把它们锄掉，可以打农药，或者用一把火烧个干净。但是，几天以后，它们就会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在那里茁壮成长。结果，过了近半个世





巴拿马运河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

纪，在我的印象中，巴拿马运河还是那个样子——高山耸立，密林遍布，野蛮的土著和更为野蛮的鳄鱼出没其间。

因此，当乘务员在不恰当的时间敲打着我的舱门说“先生，我们马上要到克里斯托巴尔了”时，我就迅速地裹上睡衣，穿上拖鞋，飞快地跑到甲板上。我不禁喃喃自语：“我的上帝

啊，船长把航线搞错了，我们要进入荷兰湾了。”因为远处的风光跟我的祖国的海岸线一样迷人。就连看起来是运河入口的地方，景色比起马斯河或者斯凯特河的入口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我们走近一些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了些许不同。这里并不像我家乡那么平坦，坐落着一些小山，要不是这些，即便有人说我们的船到达了鹿特丹，我也丝毫不会起疑心。永远礼貌而又体贴的美国政府，在拟建的运河北部入口建立自己的海港之后，以一位伟大的意大利探险家的姓名为这座城市命名。美国在这里建立海港，目的是避免与19世纪中叶就以瘟疫闻名于世的海港科隆接触。

老科隆城几乎只剩下一片废墟。威廉姆·亚斯平沃尔创立科隆城，目的是想把它作为穿过地峡的那条铁路的终点。在这项工程还充满希望的日子里（1850年），人们把这里叫做亚斯平沃尔。这个名字对于当时的巴拿马人（他们当时完全拥有这块宽阔的土地）来说，显得有点儿复杂。不久这个城市就

拥有了一个简单的西班牙名字“科隆”(实际上是以哥伦布之名命名)。这座城市被完全遗忘,街道变成沼泽,沦为传播黄热病的蚊子生长的温床。1903年,美国政府精心策划了一场“一夜革命”,取得了这块被太平洋和大西洋夹着的土地的开发权。这一著名的和平条约有一条规定:授权美国全权负责新生的巴拿马共和国的所有大城市的卫生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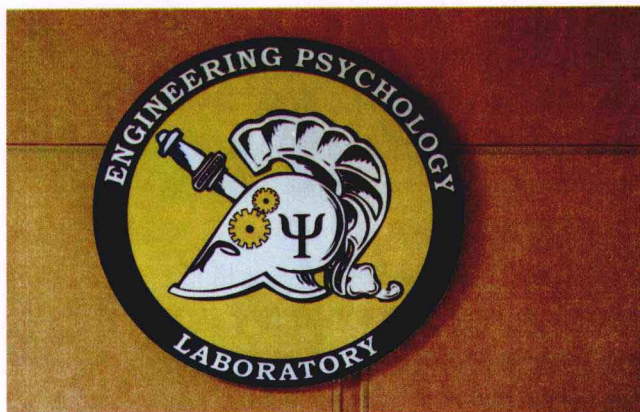
余下的故事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人名加以概括——戈格斯。如果没有这个现代神奇人物的大力相助,就不会有什么运河了。如果没有他,这里只会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坟墓(像可怜的德·雷赛布时代一样),坟墓里将会埋着忠诚的西班牙人、法国人、古巴人可悲的尸体。这些人曾在这块疟疾和黄热病横行的荒凉土地上为挖一条小沟而艰苦奋斗,当时这里处在法国运河公司的控制之下。

然而今天,运河区成为了疗养胜地。蚊子无处藏身,就像谚语说的“雪球无法在地狱中存在”一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位缄默的绅士完成了他的艰巨任务,然后把开发运河、打造一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捷径的任务留给了另一个美国军官。从1513年9月25日晚上起,这已经成为人类的迫切梦想。那个晚上,瓦斯克·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在寂静的“达连之巅”解决了南方大海的问题,不久,他就当上了南方大海的“大都督和总指挥”。

可怜的巴尔沃亚!可怜、严肃、勤劳却又无能的巴尔沃亚!他不眠不休地在地峡来回奔走,兴建城市,修筑堡垒,向远在天边的西班牙国王发送描述他伟大成就的炫目报告。而另外一些人,办起事来马马虎虎(我这样说,还算是含蓄的),却梦想得到巴尔沃亚的职务。其中一个成功了。这个人玩弄捏造罪名的小把

16世纪初,西班牙探险家巴尔沃亚来到巴拿马地峡。





西点军校教学
楼内的系徽。

戏使得巴尔沃亚遭到逮捕,余下的事情法庭帮他做了。两三年以后,这个人攀上那座著名的顶峰时,兴奋地高呼:“到了!”而太平洋的发现者,却早就被当做叛徒和帝国的敌人给砍掉了脑袋。

人们经常说,共和国不懂得感恩。但是在运

河区(我之后都这么称呼那儿),可没有这种说法流传。负责挖掘运河的戈瑟尔斯和为开挖运河清除障碍的戈格斯都得到了他们效忠的政府恰如其分的礼遇。他们的年薪定能震惊“私有企业”的信徒。在这些精明的商人看来,美国医疗队的少校和工程队陆军上校只不过能挣一点烟钱罢了。这种看法,他们总是挂在嘴边。我没有经济学头脑,无法分辨这种说法是对是错。但是在这里,我想停一会儿,说一说某些在我的脑海里积攒了有些年头的东西。

我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和很多陆军、海军军官接触过。我知道,那些现代而睿智的大脑不喜欢体力活儿(或者是因为缺乏勇气,或者是任何你想得出的原因),所以他们嘲笑安纳波利斯军校和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他们大谈特谈那些操练无用,埋怨课程呆板老旧,指责陆军部陈旧的教条阻碍了学生心灵的发育。但是我的观点与此相反。军校毕业生比普通学校毕业生有礼貌,除此之外,我觉得他们更像名牌大学的教授,简单而直爽,无条件地接受任务,而不求恩惠。

今天,他们可能被派去管理太平洋上的两座岛屿。明天,他们可能被命令去某座绵延 20 英里的山脉下掘开一条水渠,或者去海上搜寻一位飞行员,或者去阻止日本偷猎者对敏捷的海豹实施灭绝性的捕杀,同时又不能激怒那位控制着东京的异常敏感的绅士。如果任务成功,他们只会得到稀稀落落的零星掌声;如果任务失败,指责就会扑面而来,让人难以承受。但是,这一事业总是后继有人。那些不喜欢“军队思想”

的人,把军官生活轻松而规律作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诚然,这份工作收益很低,但是对于那些乐意遵守绅士基本守则的人来说,却是一份稳定收入。无论时势如何,支票总能按时到账,除非山姆叔叔自己破产了。这些身着金色条纹制服的军官,从不会被告知公司不能承担债务的危险。

在军队里,即便是最有抱负的年轻人,也不比一个普通的呆在海军部顶层某个昏暗办公室里的文职人员升得更快,尽管这个人唯一可以夸耀的是他从来没有犯过错。不过,晋升虽然很慢,却总能按部就班地实施。

我们常常会从和平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那儿听到这种说法。但是就我对那些身着美国军服者的记忆(这个记忆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并不能证明这一点。相反,我发现,绝大多数军人乐于执行任务,并带着极大的热情和忠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那些从事某份工作或掌握某种技能的人截然不同。

我曾十分惊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多极其聪明能干的年轻人会投身于这项事业,而且他们知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永远不可能在这项事业中得到什么回报。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他们投身军旅,是因为他们不能适应竞争性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是我们现代经济生活的发

1943年,赴意大利管理民事的美国军官,在埃及司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和胡夫金字塔前留影。



端,也是其终结。

我不想为任何一种态度或观点辩解。我想,这得看你的生存方式。举例来说吧,许多人能够从向别人出售东西的过程中获得快乐,但是另外一些人,就是饿死,也不愿劝别人买他们既不要也不需要的东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些可怜人可能会被迫去尝试着卖掉自己。

陆军和海军军人,他们不必为了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而做这些事情。他们的工作永远被看不见的眼睛盯着。他们的性格被他们的上级所熟知,这些上级曾在某个陆军基地或者某艘军舰上生活多年。他们的个性和习惯也被他们的战友所知。当然,他们的工作中也会有一些偏袒现象,因为只要我们是人而不是天使,就会有个人好恶。但是借助于细致的审查制度,罪恶似乎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总之,一旦一个军人决定避开我们现存竞争体制的物质诱惑,而让裁缝为他定制镶着雄鹰或铁锚的铜扣军服时,他就知道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

努力创造自己的未来,他们不会被迫过着灰心丧气(不能说令人讨厌)、钻营、落井下石的生活,而这些正是商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偶尔,一些性情懒散、趋炎附势的人以牺牲纳税人利益的代价逃避这种生活,享受几年轻松日子,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而其他人都可敬、正派的,他们才能过人,他们喜欢过着一种没有竞争的生活,尽管他们会牺牲部分人格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报酬。

关于开凿运河的人,就说这些吧。现在让我为那

年轻的伊丽莎白女王。
“伊丽莎白女王”号便得名于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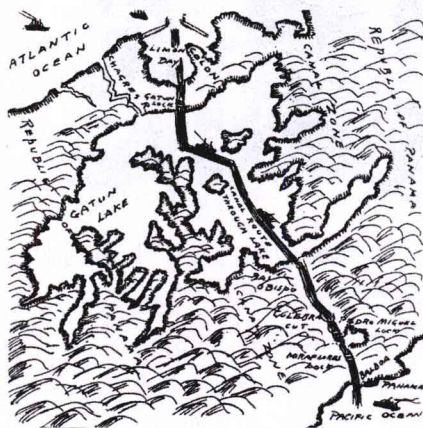
些喜欢地理数据的人补充些事实。当然,绝大部分人有一个模糊认识:巴拿马运河不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运河。Canna(运河)这个词是指可以让水流自由通过的芦苇秆或者管子,就像浴室里引水的水管一样。这条运河甚至没有像修筑普通运河那样掘开泥土,相反,水被引到高处,除了在靠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短促的延伸地带外,巴拿马运河都高于海平面。在加通湖地区,甚至达到可观的海拔85英尺高。

著名的库莱布拉河道(为了纪念这个艰难工程的负责人而更名为盖亚尔河道)有45英尺深,但河道底部却高出海平面40英尺。另外,除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玛丽女王”号和“诺曼底”号,运河的宽度几乎能让其他所有船只顺利通过这个狭窄的豁口。运河每年的运输量有2900万吨(仅比苏伊士运河少700万吨)。目前,我们不用担心那三个水上怪物,它们可能是这种类型的船只中仅剩的几艘。如果不是眼前的所有迹象在误导大家,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种超级豪华游轮时日无多。它们将会随着那种把数量错当成质量、把恐龙错当成最优良物种的文明一起消失。

运河从一片狭长的美国领土穿过,那片领土即以航道为中心,向两边各延伸5英里,不包括巴拿马城和科隆城。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扶植起巴拿马君主共和国这个傀儡政府,这两座城市就被纳入这个政府的管理体系。这个地区没有一块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正在作激情演讲。



巴拿马运河示意图。



印第安酋长。

私人土地，因为它属于政府，它静默无声却又有力地印证了政府所有权的优越性。这个地区并非由私人企业，而是由政府官员管理，所以显得井井有条，这一点给参观这一地区的游客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空气中似乎弥漫着小电车带来的寂静氛围，这种小电车有条不紊而又迅速地将船只牵引进船闸。这里的卫生环境，会让人觉得这里的4万居民，每一个至少能活到100岁。还有很多高科技的复杂机器夜以继日地运转，以确保运河有序、通畅地运转。一眼望不到头的船队都由这条运河从欧洲开往亚洲，船主们都支付了高额的通行费，就必须得到高速

而精确的服务。苏伊士运河是一条流经平坦沙漠的宽阔水道，在那里安全通行只须支付疏通河道的费用，但是分为三层的巴拿马运河情况完全不同，我将画一幅图[即上页《巴拿马运河示意图》。——译者注]，让你对此有所了解。

如果你从大西洋那一端进入运河，首先你得通过利蒙湾，科隆城就位于它旁边。很快，两岸渐渐靠拢，你将通过那段河道，进入著名的加通船闸。由此，有趣的航程开始了，因为你的船开始向上爬升。在此，我要提醒那些以后来此的游客，如果他们不仔细观察提升操作的每一个瞬间，将会错过整个过程。因为所有把船只导入船闸并抬起40英尺高的操作，精巧而轻松，所以当你还在等着好戏开锣的时候，你将会发现你的船已经安静地行驶在加通湖上了。

先来说说船只是怎样在水面上提升的吧。与运河平行的轨道上运行的小电车静静地把船拖进第一道闸，一些看不见的手马上就会关掉船只后面的闸门，船只就开始向上爬升。这

样的过程将会重复两次以上，当你还没有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时，你已经到了运河的最高处，那儿高出海平面85英尺。

幸运的是，我通过运河的那天，天气非常好。然而，我能想象如果是雨天那儿会是什么样子。之后不久，我就见识了热带阵雨、大雨、暴雨，但是在那个特别的早晨，让我心怀感激的是，阳光十分灿烂。一旦进入了湖区，景致会变得十分压抑。你一定能体会到挪亚随波漂流39天后，眼看着地面从他眼前消失是什么感受。举目张望，你会觉得自己正在被水淹没的荒野中穿行。到处都是树梢，你之前很难看到这种濒临灭顶之灾的树，它们伸出水面，极像多雷的洪水泛滥图中的景象。很久以前，甚至是不久之前，这些树还生机勃勃，自由而快乐地生长，它们曾经与数万次灾难、危机斗争，并且生存了下来。这些树木的周围，搭建着曾经快乐的土著的茅屋，他们伴着欢快的吉他曲，跳着伦巴舞、塔兰台拉双人舞和方丹戈舞。他们以甘甜的热带水果为食，像苍蝇一样死去。他们可爱的妻子和儿女也像苍蝇一样死于从麻风病到牛皮癣，从伤寒到结核等各种疾病，而这些疾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然而，就像他们懒得砍掉的树木一样，他们也拥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快乐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我是站在那些多愁善感的市民的立场上这么说的，这些人总能为他们那些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棕色皮肤的同胞挤出辛酸的泪水。这些土著原本在他们美丽的天堂生活着，但是可恶的白人闯进来，强迫他们穿裤子、刷牙，并将

17世纪，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殖民者与印第安土著在围场内交易。



他们的孩子送到红十字会去注射伤寒疫苗。

在到达新几内亚海岸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土著，现在没有必要打破读者的幻想。我们在利蒙海岸所看到的土著（我承认，我描述得过于粗略），相比白人强盗到达前后那些棕色人种高贵的形象而言，境况要差得多。看起来，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对于他们瘦弱的双肩来说，生活的负担过于沉重。命运的馈赠，在未得到任何商量的情况下就落在他们的身上。面对自己悲惨而沉闷的生活，他们无能为力，就像他们那些丑陋、浑身长着跳蚤和疥癣的狗一样，无法逃避现状。

然而，在他们的悲惨生活中，曾有过一段异常快活的日子，但这已经是上一代的事情了。他们以代计时，因为对于这些可怜的土著来说，高寿是罕见的奢侈。一个晴好的上午，不可理喻的白人（白人已经控制了个国家）派来一位使者，这人让他们搬走，因为他们的村庄阻挡了进步（管它是什么意思）。为此，他们可以用不值一钱的东西从白人手中换得一大把钱。当然，土著们收下了钱。没有人心怀感激，因为整个交易过于荒唐，让人难以相信。他们拿这些钱来斗鸡，购买政府发行的彩票，为妻子添置廉价的珠宝，为孩子们买来难以消化的糖果。就这样，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把钱花得精光。然后，他们搬到附近某个山谷中，住进摇摇欲坠的小木屋，狂热地向他们的圣人祈祷，希望华盛顿那个傻瓜政府有一天决定再挖一条运河，而且必须淹没数百平方英里的土地，而这地方正好是他们的居住地。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我完全错了。也许，他们像朝圣者离开寇司比一样不悦，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没有一个是土著有清教徒血统。如果他们有，他们将会开凿自己的运河，然后乘坐汽船从纽约航行到洛杉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过着可怕的生活，贫困、夭折、莫名的恐惧总是如影随形，让他们心中满是怒火。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人已经崇信基督，但他们可怜的灵魂仍停留在遥远的恐怖地带。对地狱十分畏惧被强加给他们，此外还有那些可怕的折磨人的器械。白人用这些器械往他们的胳膊上注射伤寒和其他疾病的疫苗。过去，在没有任何系统的生育控制的情况下，这些疾病会帮他们

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让思绪回来吧。突然冒出来的这么多想法都是由那些可怕的树引起的。这些树将苍白的手臂伸向天空，没有什么比看到一棵树死亡更让人悲痛。从我开始登山运动时起（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就对树木族成员的那种勇气产生了无比的钦佩。为了生存，它们能克服无数即便是最勇敢的人也不敢直面的困难。即便是夹在两块岩石缝之间的一丁点泥土，它们也能够紧紧地抓住，在那里生根发芽，不畏狂风雷电。在那些空气稀薄的地方，除了一些昆虫家族（如果必需，它们能够舒适地待在汽油桶里），再无其他生物能够与它们分享这种放逐式的生活。如果它们能够挺过头十年，就相当好了，它们将步入豪迈的成年期。但是成长的第一个信号就是毁灭。因为残忍的风知道，这些孤独的入侵者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它将会咆哮着攻击它们。

法兰克加洛林王朝英雄国王查理曼。

首先，风会摇晃、抖动这些树，直到它们像被敌人重重包围的斗士那样弯下腰去。接着，风会狡猾地折断它们的胳膊和手指，最后扭弯它们的背，拧断它们的腿。但是这些树，就像长久以来被人忘怀的加洛林王朝传奇故事中的英雄那样，凭借着残躯上坚强的老枝继续反击。当这些老枝也被毁掉以后，每年春天它们都会萌发零星的嫩芽，向世界宣告，即便毫无希望，斗争也不会终结。

我最好继续下去，否则我会停留在运河之中。桥梁、运河和隧道一直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做出的最成功的尝试。自然为自己造就了如画的风光，在地面挖出了很多深深的河流，说：“我的好孩子们，现在去吧，到那些美丽



的土地上去生活吧。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每个人必须呆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因为这是我安排事情的方式，也是我的管理方式。”

当然，最开始的时候人类十分听话，那时候，除了听话，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但是一旦他们学会了给山羊皮充气，用篮子装土，他将推动自己、萌发好奇，穿过河流去看看对面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很快，他们用小船代替了简陋的木筏。最后，他们将会抛弃所有这些靠不住的交通工具，为自己造一座桥，之后，河流再无法阻挡人类前进的步伐。

对于大山而言，隧道也是如此。它让山变得好像并不存在。它把几千年来天然隔绝的国度连接起来。此外，还有苏伊士和巴拿马这样的运河。这些是我的最爱，因为它们敢于无视大自然的意志。

大自然布下了一道花岗石障碍，企图永远把美洲大陆的东西部隔开。当我们的祖先想从大西洋海岸去太平洋海岸时，他们被迫乘船绕行数千英里，通常他们得花几个月的时间绕过合恩角。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三个世纪……这些小船上的可怜人耐心地遵从大自然的规定。甚至来自东方的珍宝也必

满载宝物的
西班牙运金
船正行驶在
大海上。

